

照相馆的故事

阿占

插图
阿占

新的小说里写到了照相馆。对此我并不陌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堂叔在照相馆工作,现在回忆起来,他大约是个无所不能的高手。第一次去照相馆玩耍,我刚读小学,照相馆的转门过于厚重,如机关暗藏的怪物——而我过于矮小,是被吞进去的。

孩子的瞬间记忆不超过两秒,随后迅速消失。有一小部分会转入短记忆,时长不超过一分钟。只有那些经过反复储存的,才会进入长记忆,可持续数分钟、数天、直至终生。奇怪的是,与照相馆有关的记忆都留了下来,至今历历在目。我记得帆布门帘有夹层,隔断了外面的光阴和喧嚣。暗房里色调暧昧,以至于所有的物体都毛茸茸的,边缘模模糊糊。

堂叔把相机和冲洗罐放进“暗袋”,两只手在里面做着什么。暗袋来回耸动,似有戏法。我并不知道那些物件的专业术语,以及堂叔的操作流程所产生的意义,我只看到堂叔保持着平静,手法轻柔,却毫不迟疑。那个时候,暗房里总是出奇的安静,我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还有放大机发出的低鸣。

所谓暗袋是个不透光的黑色棉袋,有两只袖口,手从那里伸进去,进行程序化操作。后来我才知道堂叔是在拆装胶卷。胶卷最怕意外受光照射,稍有不慎,很多珍贵瞬间就报废了。

小说里,我设置了一对父子。儿子与我年龄相仿,小小的他亦被暗房的神秘气息所吸引,并且惊奇地发现,暧昧光线里的父亲竟是一个红着脸的羞涩男人,与生活中的样子截然不同——生活中那个脾气大的人,那个控制欲强的人,好像从来都不是自己的父亲。

儿子在暗房碰到的每个阿姨都漂亮,身上旋出一股子香气。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他请求父亲,尽快教给他全套的暗房工艺。于是,十五岁的整个夏天,他和父亲呆在密不透气的暗房,光着中年和少年的脊背,任汗水流成小溪,目击一张张白纸在光影与化学间的无限变幻。两个月的时间,父亲像在密室传授神功秘籍的高人,从古典的铂金印相、蛋白相纸制作到手工银盐放大、火棉胶摄影古法,一一展示。儿子并没有学会,但就此埋下了一颗匠心种子。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照相馆改制,小说中的父亲去了新加坡人的婚纱影楼。影楼营销噱头做得足,执行

标准严格,拍照技术却乏善可陈,多用大平光掩盖面部瑕疵,美是美了,任谁拍出来都如电影海报里的公主与王子,或俯首低语,或温柔对视——却也不知哪个是哪个了,千人皆一面。

还好的是,新加坡老板也算讲究人,在纽约学过电影,三十岁之前做的都是导演梦,最终入了影楼行,钱赚到,艺术情怀却耽搁了。到影楼第三年,小说中的父亲在老板面前说出一席话——父亲说,好照片,三分拍七分做,从前七成功夫都在暗房,就跟现在电脑修图一样。“暗房里的活计,做得好,照片就漂亮,黑白灰那个润啊!”这个时候,老板一定看见父亲眯起眼睛,面部肌肉走势柔和,满脸沉醉状。这是少见的,父亲一向表情硬冷,来者不善的意味颇浓。

小说中的父亲继续说,好东西,都是见仁见智。反差大小,影调高低,分寸怎样把握并无量化标准。“多数时候,取决于技术和经验,取决于对事物、对别人的理解。老板,你的设备好,不会犯错,却也没有感情。”老板怔在半空。原本要冲泡高山茶,水已沸,父亲的话让老板停下了手上动作……接下来几年,老板借助父亲的经验,率先摆脱了千人一面之弊处,打出“人性摄影”招牌,植入心理学概念,一跃成为行业老大——小说后续,在此已无篇幅赘述。

写小说就是这么回事,以虚写实也好,以实写虚也罢,写的终究都是你们和我们的故事,大家一起在时间的舞台上跳舞,至死方休。

生活印记

红透的野浆果

薛立全

秋天孕育成熟。每到这个季节,红透的野浆果点缀着斑斓坡野,呈现出独特的秋日风景。

我的老家是一个小山村,村后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蜿蜒山脉,山脉的南侧连接着三个纵向排列的小山头,村子就在最前面山头的山脚下。小时候,每到秋季,去坡野摘野浆果是最快乐的记忆。

刚入秋天,在山林间阳光充足的地方,生长着一种叫“坡攀”的野浆果,叶子青青,爬蔓生长,果苔上的果实饱满红艳,有一个个小颗粒组成,外形很像草莓,但吃起来的口感又与草莓不同,“坡攀”质地更紧实,酸甜口更爽,颗粒感更明显。“坡攀”果实一般都是成簇生长,摘取时只须掐断一节小枝就能收获多棵果实。

山岗上还有一种我觉得最珍贵的野浆果,当地人叫它“柴李子”。它是一种低矮的落叶灌木,贴着地皮生长,尽管主干不高,但它结的果实相对较大,个头和形状跟车厘子相似。这种果实起初颜色是青色的,口感生硬酸涩,成熟后颜色呈纯白色或暗红色,酸甜适度,脆爽可口。摘到柴李子后,一般现场都会把个头小、品相不好的果实吃掉,过过瘾;个头大、品相好的果实带回家中,与母亲分享,每到这时我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山野是荆棘的原乡。村前村后的山坡上、沟壑边到处都生长着荆棘树,荆棘树会结出许多果实——“棘针枣”。从夏天开始“棘针枣”就进入人们的视野,被大人小孩摘食,到秋天时“棘针枣”所剩无几,深秋季节只有生长在陡坡或悬崖边的荆棘上,还挂着又大又红的果实,需要冒险才能摘到它。这个时候,往往都是两三个人合作,一个人拉着另一个人的手,组成人链,下到悬崖边坡上,最上面的人抓住树枝固定,最下面的人单手实施采摘。一旦失手,后果不堪设想。

深秋季节最诱人的是山野里的柿子树。这些无主柿树长得又高又大,足有上百年树龄,皱裂的表皮显示出柿树的沧桑。柿树的枝权向上、向四周尽力伸展,罩住了半边天空。随着秋深日进,柿树叶子逐渐飘落,硕大的树冠显现出黄澄澄的果实,站在树下观望,高挂枝头的黄柿,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就像水彩画一样漂亮。这个季节,我经常爬上树枝,在高空的枝权间穿梭腾挪,尽情采摘,很多时候还要爬到制高点,摘取熟透了的“柿红”,这种“柿红”红艳皮薄,口感甜糯,是甜柿中的佳品。

姑娘果也是一种秋天的馈赠。每年秋高气爽之时,生长在田野里或道路边的姑娘果就会成熟,这种果实很奇特,它的果实被薄似蝉翼的土黄色包皮所包裹,酷似一盏盏小灯笼,很是好看。剥开包皮,里面的果实圆润、黄亮、光洁,形似刚刚出浴的少女,娇嫩羞涩。姑娘果闻起来有淡淡的清香,放进嘴里咀嚼,汁水饱满,甜似蜜汁,爽滑润喉。为了寻觅姑娘果的踪迹,有时就会耽误了拾草剜菜,直到傍晚还篓子空空,回家少不了大人们的一顿数落。

秋天山野里还有众多数不清的野浆果,如焉悠、糖李子、野山楂、狗奶子……这些野浆果都给我童年带来过无穷的乐趣!

老家的青山依旧,山野里的野浆果盛衰依旧,然而时代已有了很大的不同,野浆果不再有果腹充饥的诱惑力,现在的儿童对它已没了我当年的那份热情。野浆果兀自挺立在秋风里,点缀着荒野,装扮着秋天。



灵性的猫

王溱

现在很多人养猫。主要是作为宠物居家圈养,也有的虽然不带进家门,但按时喂食喂水,实际也是一种饲养关系。有案例为证。一女士经常喂食小区的流浪猫,结果有一日小猫咬伤了邻居,邻居将女士告上法庭,法官判女士给予一定的赔偿,理由是女士经常喂食,已形成了事实上的“领养”关系,当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喜欢猫,应该是“人性”使然。都说动物是人类的朋友,既然是朋友,就有一定的感情。感情有深有浅,深厚的感情往往超出想象。一些有钱的外国人把大量遗产留给自己爱猫,足以说明人与动物的“感情”,甚至胜过同类。

喜欢猫的人都会说,猫有灵性,并能随口举例若干。我理解所谓的猫有灵性,多是因为猫被养久了,对人的习惯、动作、脾性甚至语言都有了一定了解后,常会作出一些令人感到意外的反应,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又无法解释,于是就归结到“灵”与“性”上来。

猫肯定有一定的智商。动物学家对此有过专门的研究,有的说相当于两三岁的孩子,也有的说更高一些。还有人把各品种猫的智商,按人类的学历来划分,比如有的属于小学、初中水平,有的是高中、大学水平,更有的是研究生,甚至还有博士跟博士后水平,让人忍俊不已。我倒觉得猫的智商,很大的成分还是出自“本能”。比如唤它的名字,会应答,饿了会向“铲屎官”索食,想得到安抚了便向人类撒娇,去宠物医院看到“白大褂”变得“乖巧”“顺从”等等。当然也应该承认,不同品种的猫反应能力确实有所差异。这跟人类倒是很相似,看来世界上的动物不论是高级还是低级,都是有所差异的,不过本能还是高度相似的。再笨的动物经常被一个声音呼唤,也会知道这个熟悉的音符一定是跟自己有关;再不懂事的猫咪也会明白,有自己气味的便盆是做什么用的;还有,宠物医院的味道,打针时的痛疼,手术时的恐惧,猫咪都是有记忆的。触景生“怕”,只能老老实实。

对猫的认识,更多的人是因为其特殊的本领:捕捉老

鼠。以前许多人家养猫就是为了减少和杜绝老鼠的危害与泛滥。然而现在各方面条件好了,许多地方尤其是城市里,见只老鼠也算是稀罕事。猫不必也没有更多的机会与老鼠打交道。风靡一时的美国动画片《猫与老鼠》,通过拟人化的艺术手段,诙谐幽默的故事情节告诉人们,猫与老鼠已经“化敌为友”,共创“欢乐”。在动物的大千世界里,“和谐”“美好”已是动物们向往并为之努力的共同目标,哪怕是“天敌”也会化干戈为玉帛。这更像是在昭示和激励人类向其看齐。

然而公平从来不是绝对的。老鼠依旧被人厌恶,猫却堂而皇之地“与人共舞”,过着与人类同样的幸福生活。如今全球有五亿只宠物猫生活在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家庭里,与说着不同语言,有着不同习俗的人类朝夕相处。包括咱中国,是全世界宠物猫数量最多的前十名国家之一。而那些老鼠们,却还是被人人喊打,惶惶不可终日。

宠物猫能干什么?一个“宠”字,让其变得“平步青云”“飞黄腾达”。有人戏言,除了干饭、睡觉,“铲屎官”还要为其服务,清理大小便,不定期洗澡,去宠物医院注射各种疫苗。若真的病了,还要去治疗。活脱脱一个费神、费力、费钱的“讨债鬼”。

然而喜欢猫的队伍在不断扩大。

毋庸置疑,养猫能给人带来快乐,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许多人养猫是为了有个寄托,尤其是老人,身边没有更多的亲人,猫成了情绪宣泄的对象。有话跟猫说,猫不会不厌烦,不会不满,也不会作出“反驳”,只会静静地听,偶尔还会朝着你叫一声,似乎在安慰你,也像告诉你,听懂了,很理解,很“同情”。猫有时很像“小棉袄”,贴在那些因各种原因缺少“亲情”的人身上,显得格外温暖。它偎依着你,搂抱着你,趴在你身上,虽然无法语言沟通,但那眼神,那亲密的动作,让人无法不去想象,这就是自己的“朋友”自己的“亲人”。世上还有什么能比朋友和亲人更让人感到温情、温暖、温馨的了?